

先聲報



第六期

◀內容摘要▶

第一版：合併問題應由人民作決定！

行動黨衆叛親離是誰之過？

第二版：合併問題一席談

第五版：非洲的革命力量

第六版：汶人民黨呼籲黨員提高警惕

砂朥越人民聯合黨中秋聯歡晚會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

每份一角半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社論

合併問題應由人民作決定！

從九月廿四日行動黨廿六位議員所發表的聲明中，星洲人民又可以清楚地看到，行動黨極少數的領導份子不只是不顧民意要繼續執政下去，而且對於關係星馬兩地人民利益的合併問題，它還一味地要由其一黨包辦，獨斷獨行的去亂搞，「一直執政到一九六三年，一直到合併的細則訂出，然後提交人民決定為止。」這也就是說，在一九六三年的六月之前，星洲人民休想對合併問題過問，因為，行動黨自認自己是要履行人民在合併問題上授予的委托權。但是，實際上，人民是否會把神聖的委托權授予行動黨，這個已經衆叛親離，處在全面崩潰的落魄政黨呢？不會的，人民是再也不會信任和把「委托權」授給一個不尊重民意的行動黨，去處理有關國家問題的。行動黨對合併問題的一黨包辦的作法，不單是廣大勞動人民不滿，甚至是連右派的人民聯盟議員A.P.拉惹也深表不滿。

目前，各政黨都紛紛表示，星馬合併問題，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應由人民作充份討論，比較後作出正確的決定，然後再去和聯邦談判，獨有行動黨却倚着自己是執政黨，大權在握，要一意蠻幹到底了。對於這個善於在政治上耍花槍的沒落政黨，是否會採取一些不光明磊落的手段來假造民意，以便達到它魚目混珠的目的，是不得不引起星洲人民警惕的。

最近「為了要維持他們自己的士氣，以及為了要使星加坡存着一種激動與不安的氣氛……」行動黨少數領導份子又是在拚命進行各種各樣的污蔑，散播白色恐怖，製造不安的氣氛，對人民進行一種近於歇斯德里的政治恐嚇。於是乎，人民黨里有馬共幹部。完全合併，星洲要有三十萬人將失去公民權啦，聯邦的教育政策就要在星洲實行起來啦。……一連串無恥的污蔑和企圖要在人民的心中製造不安的技術都給使用出來了，其目的不外是要使到人心惶惶，相信它那套合併

才是正確的。

可是，就在行動黨廿六位議員發表聲明表示要「決心履行諾言，促進星馬合併」的一個星期前，李總理赴隆返星在機場對記者的談話中，就表示目前要達到完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現時它只是一種理想而已。那麼，這些日子以來，由行動黨領導人整天叫賣的保留勞工教育政策自主權「合併」，不就是由自己的言論來反証只是一種假冒，倒退的合併麼？在商場上的投機商總是擔心人家拿貨來比貨的。因為「一比」之下，掛着什麼堂皇的招牌的假冒貨色都要被識穿，被暴露的。在政壇上專事進行投機取巧的政客也是有這病，行動黨少數領導份子今天所搞得這套假冒，倒退的合併，就是害怕「比」，他們心裏有數，懂得自己的這一套假冒的合併，是見不得陽光的。因此，當左翼政黨提出完整的星馬合併的主張時，行動黨領導人心裏可慌亂了。

一邊是假冒，倒退的合併；一邊是主張完整的合併，實現祖國的領土完整。這樣，兩種主張，兩樣貨色，在衆目睽睽的注視下，誰是真心誠意要完整的合併，誰又是心懷鬼計，另有目的的搞假合併，不就是更明顯地暴露出來麼？因此，在九月廿一日四政黨參加的政治問題的座談會上，聰明的吳慶瑞博士，就再也沒有勇氣重複過去的所謂左翼反對合併，害怕合併的謬論了。因為，在左翼政黨提出了要完整的合併的意見的情況下，還老是咒罵，左翼反合併，害怕合併，就對自己越不妙，只有更露骨地暴露自己的本意，原來就是反對符合兩地人民利益的真合併！於是繼續執政到一九六三年，才把合併問題交由人民作決定的拖延策略才被運用出來了。

其實，今天行動黨還有什麼理由再繼續執政下去，而不舉行大選呢？既然，李總理認為「政府堅持合併原有立場，相信人民必能予以支持」，那又為什麼不敢在這時候來面對人民，把自己

所主張的合併原則提到人民面前來公決呢？「繼續執政」就表明行動黨有意要把這個應由人民早日作決定的合併問題，拖延下去麼？

我們黨認為，目前舉行大選是一個最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願望的妥善辦法，同時，在這時候人民也迫切需要把「委托權」授予一個能真正代表人民，尊重民意的政府，去處理國家問題的。這樣除了通過大選之外，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麼？

而如果舉行全民投票又會怎樣呢？（這正是行動黨的打算），我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是很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願望的。在所謂全民投票的過程中，人民只能對星馬合併主張，表示要和不要，至於應基於什麼基礎上合併才合理、正確。人民是無從表示了。而行動黨就大可利用這一套「全民投票」來一個魚目混珠，把自己所搞得那套假合併，模糊過去了。假如多數人民在「不要合併」的空格內打個「×」的話，那麼，行動黨就會強奸民意大事渲染，振振有詞地說，人民是贊成它的合併主張；它就會更猖獗無忌；相反的，如果人民多在「不要合併」的空格內打個「×」以表示人民反對行動黨的合併主張的話。一向善於進行挑撥離間情緒的行動黨的領導份子，就會大放厥詞，什麼星洲華人多不要合併啦之類的污蔑指責就會降臨在人民的頭上。這就是行動黨領導份子主張「全民投票」的骯髒目的。所以，舉行「全民投票」是不實際的，它不但不可能正確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願望而且是完全會被行動黨當作工具利用的。

我們黨一路來就主張，對於一切關係重大的國家問題，應該是通過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解決的，如果行動黨是真正尊重民意，「相信他們的智力」的話，就不要在政治問題上耍花槍，愚弄人民，結果是會被人民所拋棄的。自古以來已經有這種教訓了。

行動黨衆叛親離是誰之過？

·洛陽·

從九月十三日起，李光耀總理就為我們連續不繼地講述有關他和共產黨搞關係的精彩故事。這些非法活動的故事，不但一字不漏地登載在次日華、英、巫、印文報章上，而且還利用新加坡廣播電台和麗的呼聲，通過本邦流行的語言播送出來，似乎非叫每一個人都知道不可，可見李總理對這些故事的重視。

李光耀講述這些故事的目的之一，顯然企圖叫人相信：行動黨今天所以會弄到衆叛親離的境地，無非是馬共從中破壞的結果。據說，行動黨堅決主張合併，而馬共則反對合併，原因是害怕內部治安權落在中央政府手中，所以跟行動黨衝突，於是出現了行動黨分裂的局面。

馬共是否果真如李總理所說，反對合併，我們沒有機會看到馬共的文告，更沒有機會見到馬共的「全權代表」，所以無從知道，不過李總理告訴我們：馬共的主張可以通過「公開陣綫代理人林清祥」表達出來。既然這樣，我們只好聽聽林清祥的演說，看看林清祥的文章。我們反覆研究，始終看不到林清祥有反對合併的言論，更沒發現他主張合併後，內部治安權不應交由中央政府負責。相反的，倒是林清祥提出完全合併的主張，即使是保留勞工，教育自主的權利，他也認為沒有需要（不過反對），而且他還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們知道在真正合併以後，可能將作重大的犧牲，我本人曾經嘗過政治性囚禁的滋味，我認為我們可以準備承

受這種犧牲，……我們不能因為個人的安全，而使到兩地人民的合併受阻」。多麼明確，誠懇以及大公而忘私啊！可見所謂馬共通過其代理人提出反合併主張之說，是難于令人相信的。

縱使李總理確能使我们相信馬共反對合併，我們也看不出行動黨今天發生嚴重的分裂，是由于行動黨領導層與馬共衝突的結果。

大家知道，脫離李光耀集團的前行動黨人，不是個別的，而是整批的，不但有廣大黨員和基層幹部，還有大批在黨或政府中担負重要職務的高級幹部。這批人的退出，竟嚴重到使行動黨土崩瓦解，搖搖欲墜，行動黨在政府中的地位也隨時面臨坍塌的危險。

這樣大批行動黨幹部和黨員，

為什麼紛紛離開行動黨去「跟共產黨走」呢？他們受共產黨影響，操縱嗎？

從李光耀總理的廣播中，我們知道，李總理跟馬共有過多年的密切接觸，深知馬共的活動方法，在跟馬共爭奪幹部的工作方法有豐富經驗。鑑別誰是親共，誰是非共分子的能力，十分高明。

在殖民主義勢力還存在的今天，他積極準備條件以便同馬共爭天下。他告訴我們，每當他到一個工會里時，首先需注意的是：誰是親共分子，誰是非共分子（不是首先研究工人的需要）。在工會里，他尚且如此注意防共，在自己黨內就更不在話下了。面對着這樣一個雄心勃勃，又是善于防共，限共的健將嚴密控制下的行動黨，慢說共

產黨人或親共分子要滲透，難如登天，即使是親王永元的非共幹部要在行動黨內立足也不容易的（君不見大批親王幹部被清除掉麼）。

據熟悉行動黨內情的人說，李光耀集團選拔幹部的方法是精細和嚴格的，要取得獨攬行動黨大權的李光耀集團批准為幹部黨員，特別是重要幹部黨員，不只要表示全力支持行動黨領導層的非共理論，而且，還要在實踐工作中對行動黨有過貢獻，凡是在同人民黨爭奪席位，在王永元事件以及其他鬥爭中，不願意跟隨行動黨領導層或在行動上表現不够堅決的行動黨員，就被清除掉或被打入冷宮中去。目前這批退出行動黨的這批人馬，可以說是經過多年鬥爭的經驗，被

（轉入第六版）

合併問題一席談

·鄭風·

合併問題是目前擺在議事日程上的重要問題。怎樣解決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這是大家都關心的。這篇合併問題一席談，將告訴我們：行動黨是怎樣搞合併的，它的合併政策的實質是什麼？各黨各派對合併的看法怎樣？以及合併問題是怎樣處理才會對人民、對國家有利？……閱讀了這篇文章，人們就會劃清真合併與假合併的界綫，就會胸有成竹，滿懷信心地粉碎假合併，爭取真合併的實現。

(時值中秋佳節晚上，大街上人如流水馬如龍，好不熱鬧。獨有某陋巷中的一間茶室，冷冷清清，只有兩個年青人在那里喝茶，高談闊論，對星馬合併問題作熱烈的探討，是耶？非耶？就要讓看官們作英明的判斷了。)

甲：……………。

乙：你剛才提到合併問題，就讓我們來詳細地談一下這個問題吧！照你看，行動黨所搞的合併會不會成功呢？

甲：照我看，成功已經是為期不遠了。新馬兩地政府有關合併的會談已經舉行過無數次，而且，正式的公報也發表過兩次。所以，從事實上看，合併問題是勢在必行的。

乙：合併問題當然勢在必行，現在大家都在關心這個問題，而且，對一個真正愛國的公民來說，誰不願意看到國家的恢復統一呢？你說勢在必行，並沒有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的問題是：行動黨搞的那一套合併計劃會不會成功？著重點是行動黨搞的……。

甲：我想，不管是誰搞的合併，既然是兩地政府已經有了協約，已經同意合併，那麼，成功不成功就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了。

乙：可是，我並不這樣想。我認為行動黨政府搞的合併是否行得通，並不在於聯邦政府同意不同意，也不在於英國人要不要，而是在於新馬兩地人民贊成不贊成。所以，行動黨的合併計劃能否成功，最終是取決於兩地的人民是否擁護，而不在於政府已經作了什麼決定，已經商定某種協議。這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民願不願意接受行動黨搞的那一套合併。

甲：不錯，我並沒有否定人民應該做最後決定這個原則。我以為行動黨是相當重視民意的，你不是從報章上看到：為了傾聽人民的意見，政府方面不是推動組織了一個「團結諮詢委員會」嗎？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聽取人民的意見，作為大合併運動的借鏡的。另一方面，行動黨主席不是致函給各政黨的領袖，徵詢他們對合併的意見嗎？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是行動黨尊重民意，願意根據人民的意見來處理合併問題的具體表現嗎？

乙：搞團結諮詢委員會和寫信徵詢各政黨的意見，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事實本身並不一定就是真理，這是我們應該弄清楚的。

首先，我們要問一下，行動黨搞的團結諮詢委員會；到底團結的是那一些人呢？他們所諮詢的又是那一些人的意見呢？如果按照「團結諮詢委員會」的宗

旨來看，照理應該團結人民，諮詢人民的意見才對。但是，事實上却又不如他們的諮詢委員會所邀請的除了執政黨的代表之外，就是砂朥越和北婆的殖民地官委議員諮詢新馬兩地的代表部份人民的意見，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殖民地官委議員到底能夠代表幾個人民，却是不必分析也是大家心里明白的。像這樣只有執政黨的代表和殖民地官委代表所搞的團結和諮詢，究竟有幾分錢的代表性，不是你知我知麼！這種由執政黨一手包辦和殖民地官委議員唱雙簧的做法，要說它是想要誠意地聽取人民對大合併的意見是很好笑的。

其次，讓我們看看一下行動黨致函給各政黨徵詢對合併問題的意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行動黨是在進行了三個月的秘密外交活動和聯邦政府已經達成了協議之後，才來徵求各政黨意見的。在一切已經安排就緒之後，才來徵求意見從普通常識上來判斷，這種民主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行動黨在致給各政黨的信中還強調說，如果同意「我們」的意見，就來談，不同意呢，是否不同意？就沒有意見好諮詢呢？合則來，跟我走，不合嗎？則去你的，這就叫做民主和尊重人民的意見嗎？

甲：不過，你也不要講得太武斷，行動黨在致給各政黨的覆信中不是說：「如果完全合併是各政黨的願望的話，我們同意在這個基礎上合作，並根據這一精神來和聯邦談判，這難道不是行動黨政府願意尊重各政黨意見的表示嗎？」

乙：問題的奧妙也就在這里。行動黨的覆信中一方面假裝不知道各政黨對合併的具體意見是什麼（甚至故意歪曲），另一方面却表示如果要完全合併也可以大家商量。可是，沒有幾天，星馬政府第二次會談的公報又發表了。這一次的公報談到的問題跟第一次公報的內容完全一樣。事實說明，一切仍舊是按照行動黨的原定計劃推行，不管大家的意見怎樣，你們講你們的，我做我的，這就是行動黨的民主。像這樣子的徵詢意見，除了裝裝民主的門面之外，究竟有什麼意見呢？

甲：關於徵詢各政黨意見這一點，我覺得與博士在廣播電台所作的解釋是很恰當的。他說：如果沒有原則上的一致，召集政黨會議是沒有用的。俗語說：人多嘴雜，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吧！

乙：照你這樣說，人多倒變成壞事了？但是，我可不想這樣想。我們要講民主，就不怕人多和意見多。有時候人多總難免有一些麻煩，但是，衆人事衆人辦怕人多

是不行的。只要我們不把人民當傻瓜來看，承認人民的智慧，那麼，即使各黨各派的意見有什麼不同，只要是大家贊同合併，都要爭取國家的統一，不同的意見經過民主的辯論，探討，比較，大家還是完全可能採取一致的步驟來解決問題的。也許你會說：如果爭不清，辯不明，步驟不能統一，那又怎麼辦呢？其實這也不難。民主的討論，爭辯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還有老百姓作主。誰的意見是合乎情理又符合人民的利益，老百姓就會支持誰。完全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做決定，造成既成事實後來才要人民追認，像行動黨那種搞法，民主味道的淡薄，幾乎和白開水一樣。這就難怪他們要把「人多嘴雜」這一片面地反映人與人之間某些不正常關係的話，奉為真理，當作金科玉律來應用了。所以；我們不按照人類之間的正常關係的原則來辦事呢？難道「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柴多火燄高，人多力量大」……來自勞動人民的這些諺語，不是更好地說明我們應該遵循什麼原則來辦事嗎？

甲：照你這樣說，行動黨搞團結諮詢委員會不行，致函給各政黨徵求意見也不對，要怎樣才算民主和正確呢？

乙：我沒有說搞團結諮詢委員會不行，問題是在於團結什麼人？諮詢什麼人的意見。如果只是搞幾個右派份子和殖民地官委立法議員的團結，只是諮詢這些人的意見，就大談什麼尊重民意，那豈不是要笑死人們的下巴麼？至於致函給各政黨的意見，態度要誠懇，要真正做到集思廣益，才能發揮民主的真諦。決不是虛應一應故事，採取合則來，不合則去的態度，或者事前不徵求意見，事後才來大談民主，這種做法，不但毫無誠意，而且，也是在開民主的玩笑。

合併問題是一件國家大事，不是一黨一派所能包辦得了的。強扭的瓜不甜，生硬包辦的搞法也一定是不美妙的。如果要講民主，讓民意有充分的反映，就應該開放言禁，鼓勵民間團體多多發表意見，而且，執掌大權的人應該有政治家的風度，能够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即使來自敵對黨的意見，只要是合情合理的，也不分門戶，勇敢接納。這樣才符合民主的真諦。

行動黨是不是這樣呢？完全不是。它完全採取一黨包辦的路綫，幾個右派份子和殖民地官委議員的聯合，就說是反映了民意；等事情辦好了才寫信去問各政黨的意見，說是表達了民主。這種搞

法是不行的。

甲：我們談來談去，都只是處理合併的方式妥不妥當這個問題上兜圈子。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那一種合併才最實際而又符合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呢？是行動黨的合併計劃正確呢？還是社陣提出的原則正確，還是其他的？等等。我想還是讓我們開門見山，討論更重要的問題吧！

乙：當然很好。不過，在沒有討論正題以前。我想對剛才我們談過的問題再作一些補充。處理合併問題的方式和態度，跟合併的內容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合併的內容是真正符合人民利益，那麼，推行這種合併，換句話說：在處理合併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上，就能够做到充分的民主，就能够充分地讓人民自由表達他們的意見，使整個計劃圓滿順利地進行。相反地，如果合併不實現國家的真正的統一。是假的合併，那麼，在推行這種合併時就不能不借助於種種不光明的手段，諸如製造假民意，進行虛偽誇張的宣傳，甚至于散佈恐怖氣氛，歪曲和割裂來自民間團體的意見等等，總之，無所不用其極，為的是想要蒙混過關，因為不但這樣，假合併就可能中途流產，功敗垂成。

甲：不管處理合併問題的方式怎樣，還是讓我們言歸正傳吧！你覺得到底是那一方面的合併比較正確呢？

乙：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立場和傾向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倒是很想先聽取一下你的意見怎樣？

甲：也好。反正現在各黨各派已經清楚地提出了他們對合併問題的意見，要對這些意見作一個客觀的比較，看看是誰的比較正確倒是不難的。

概括來說，對合併問題存在着三種不同的意見：

行動黨的主張是不完全合併。這就是說：國防、外交和內部安全問題歸中央政府掌管，新加坡則保留勞工和教育的自主權力。新加坡是聯邦的一州，但是國會代表的席位則根據新加坡獲得自主權力多少來確定；換句話說：自主權愈多，會代表的席位愈少。公民權方面，由於兩地公民權法令不同，行動黨是主張實行兩種公民權制度的，合併後，新加坡公民並不等於聯邦公民，但是，新馬兩地的公民都統稱為馬來亞「國民」

社陣的主張是完全的合併，這就是說：新加坡將像檳城和馬六甲一樣，成為聯邦的一個州。基本的國家權力集中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合併問題一席談

于中央政府的手中，但是，國會代表則按照人口比例選出。合併後，新加坡現在的公民應該自動成為聯邦的公民。兩地人民有共同的權利和義務。沒有兩種公民權，也就無所謂兩種公民。

第三種主張也就是人民聯盟提出的，它的主張是，目前不要合併，新加坡應該用「邦聯」的方式和聯邦聯合，一切重大的權力移交給聯邦政府（如國防、外交和內部安全問題）新加坡保留勞工和教育的自主權，兩地照樣實行兩種公民權制度。這些原則，同行動黨提出的不完全合併主張是完全一樣的。惟一不同的地方是：行動黨認為新加坡可以選出幾個象徵性的國會代表進入聯邦國會，而林有福的邦聯則連這一點權力也沒有。

嚴格地說來，合併的主張實際上只有兩種：一種是社陣的完全合併的主張，一種是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的主張。至於林有福的主張，既不是合併，也不是真正的邦聯。按照他的意思就是把英國人的權力移交給聯邦政府，使新加坡成為一個保護邦就是。像這樣子沒有骨頭的東西，新加坡人民當然是不會去考慮它的。所以，擺在人民面前的合併只有兩種選擇：到底是社陣的完全合併好呢，還是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好？以全星各政黨的傾向來說，贊成社陣完全合併的有人民黨、工人黨、人民統一黨，共四個政黨，贊成行動黨不完全合併的就只有行動黨一黨而已，不過，由於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和林有福的不完全邦聯在原則上大體相同，我們是很有理由相信，以林有福為首的右派最後是會支持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的計劃的……。

乙：你把合併問題概括成兩種不同的主張：完全的合併與不完全的合併，這就使得問題更加明朗起來。可是，你並沒有說明你是贊成那一種主張的：完全的合併還是不完全的合併？

甲：完整的東西當然比有缺陷的東西好。所以，從理論上來說，完全的合併當然比不完全的合併好。不過，在實際上是不是行得通呢？我想，這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吧？

乙：你所說的實際困難究竟是什麼呢？如果完全的合併比不完全的合併好，難道人民會反對完整的合併嗎？

甲：我看問題並不在於人民這方面。我相信人民是要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的。問題是在於這種完全的合併聯邦政府要不要？而且，也要考慮到英國人要不要？正如李總理招待記者時說過的：我們是跟聯邦政府談合併，就不能不照顧聯邦政府的意見。

乙：按照你的意思，豈不是說如果聯邦政府和英國方面不願意實現完全的合併，我們也就只為望長堤而興嘆了嗎？這種邏輯豈不是說，如果聯邦要的是半合併，我們就不應該爭取完全的合併了嗎？我以為問題是不能這樣看的。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聯合政府政府和英國人要不要，重要的問題是在於怎樣的合併才符合

人民的長遠利益，怎樣的合併才能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如果完全合併才真正符合全民的利益，才能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人民就會起來爭取實現完全的統一。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種力量可以阻止人民的要求的。如果我們把人民的願望和意志放在次要的地位，不是依靠人民的願望和意志去爭取，去促進國家的真正統一，那麼，我們當然也就只好靠着人家的臉色來行事了。行動黨領袖人物就是這樣。他們不是首先考慮是那種合併對人民有利，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聯邦右派政府肯不肯，以及英國人肯不肯。他們的所謂實際，所謂有希望成功，講得不是人民的意願和支持，而是聯邦政府和英國政府的同意。他們甚至公開地放棄自己的「左翼」的立場，不顧馬來亞和北婆等地的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大談和右派的團結，這種搞法，要使人民相信這些人是有意誠意要在泛馬的基礎上推行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很可笑的。

甲：殖民主義者反對星馬的真正的統一，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為什麼行動黨會認為聯邦政府不會願意接受完全的合併嗎？難道這些人真的都願意看到國家領土的真正統一麼？

乙：當然不全是這樣。不過，代表既定利益的某些人們，他們往往首先是從本身的利益來考慮問題的。比如他們大談種族均衡論，大談大漢沙文主義，其實談來談去都是在談他們自己的既定利益。當然我們不能講聯盟份子都不是愛國者，但是，聯盟政府本質上是一個右翼的政府，它要特別優先照顧右翼的利益，也是很自然事。在合併問題上，怎樣的合併方式才對右翼有利，作為右翼政治集團代表的聯盟，當然要考慮這樣的一個問題，對它們有利的，他們贊成，對它們不利的，它們就不要。對於這一點，行動黨的領袖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們就提出了所謂「實際」的合併計劃，這個計劃就是「不完全的合併」。

甲：這樣說來，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是完全符合右派口胃的合併計劃了？你有什么充份的理由支持這種論斷呢？

乙：理由是很簡單的。

第一、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和林有福的邦聯的主張，在重要的原則問題上都一樣。單單這一點就說明了他們的主張的本質是什麼，說明了他們的主張符合的是誰的利益。

第二、不完全的合併，這就是說：新加坡人民在聯邦國會不能享有充份的代表權。這就削弱了新加坡人民在全國事務問題上應有的發言權。新加坡既然享有些有限度的自治權力，但是，更重要的權力却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由于新加坡人民只能選出幾個象徵性的議員到聯邦國會去，對於全國性的重大問題，新加坡人民的願望與意志就不可能得到充份的表達。這對新加坡人民來說是不公正，不民主的。

第三、在公民權的問題上，不完全的合併就意味着有兩種公民權制度。新加

坡的公民并不等於是聯邦的公民。新加坡公民只能選出在新加坡的州議員有限度的國會議員，但是不能直接參加全馬性的政治性的生活，不能到聯邦去進行政治競選活動。這就使星加坡的公民同聯邦的公民享有的民主權利不同。顯而易見的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星加坡公民只是二等公民，擁有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的公民。

第四、不完全的合併，這就是說：星馬兩地仍將保持一定的間隔。星馬兩地的人為障礙並沒有真正廢除，新加坡仍舊被當作一個特殊的政治單位來看待。這就不可能真正地促進民族的團結，不可能促進人民的團結。對左翼運動來說，這種不完全合併，由于它是不民主，不平等和不徹底的合併，所以它不利于星馬兩地人民的團結，不利于左翼運動的發展。對左翼不利的事，當然對右翼有利，這一點是用不着多所說明的。不完全的合併實現之後，聯邦政府獲得了一個現代的海港，平空增加了許多收入，掌握着有決定性的大權，而星加坡的人民却不能對全國性的事務有什麼影響，這種合併方式；顯然是只有對右派有利的。

對英國人來說，不完全的合併既然對右派有利，而他們的基本權益又絲毫不影響，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

甲：根據你的分析，不完全合併之所以「實際」，是因為這種合併對於一個右翼政府，同時對於大英帝國完全有利的原故。但是，作為一個「左翼」的行動黨政府的領袖們，難道他們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嗎？

乙：行動黨的領袖當然不是笨驢，他們都是一些機靈的人，而且，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在了解右派和英國人的口胃，和意念方面，他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專家哩！可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命運多舛，面臨着人民的唾棄，所以，他們也就顧不得什麼左翼右翼，不顧這樣搞法到底對誰有利了。反正只要在合併問題上有個交代，能够解救一時之困也就算了。這就是他的善于隨機應變的地方，也就是他們機敏過人之處。最近以來，你不是看到，「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廢除一切殖民地控制，以及「堅持左翼立場」之類的高調，不是已經無踪跡，再也唱不起來了麼？為了對人民忠實起見，我想，我們倒是應該提醒一下行動黨的領袖們，收起你們的「社會主義」招牌吧，既不願意促進五邦左翼運動的團結，又不要堅持左翼應有的立場，拚命對右派採取「投其所好」的政策，這樣搞下去，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味道呢？

甲：剛才你說到公民權的問題。你認為不完全的合併不能帶來國家真正統一，因為不完全的合併將使星馬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公民。但是，李總理在廣播電台華文報答記者問時指出：星馬合併後將沒有兩種公民，而是統一成為新聯邦國籍的國民，由于大家都是新聯邦的國民，所以大家的地位權力都是完全平等的。這種講法，不是跟你的分析互相矛盾嗎？

乙：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打個比喻來說吧，李總理手裏拿着一個五角錢和一個二角錢的銀幣，他高舉着銀幣的正面告訴我們說：「你們看！這兩個銀幣的

正面都印有英女皇的肖像，旁邊的文字也完全一樣，所以它們的價值是相等的」。但是，銀幣的反面呢？他不讓我們看。關於公民權問題的處理，他採取的就是這種手法。

何以見得呢？李總理說：「新加坡公民跟聯邦公民是平等的，兩者都變成新聯邦國籍的國民」。這正如肯尼迪總統告訴我們說：「白人跟黑人是平等的，因為兩者都是美國的國民」。至於實施各州的歧視黑人的法律條文呢？那是另一回事。

李總理玩的也是這種魚目混珠把戲。一方面，他告訴華文報記者說：合併後兩地的公民都一樣，沒有分別，另一方面，他又告訴講英語的記者們說：新加坡的公民並不就是聯邦的公民，因為兩地公民權條例不同，所以，新加坡公民要成為聯邦公民，必須根據聯邦的公民權條例申請，才能够被接受成為聯邦公民。

在李總理搞的不完全合併中新加坡公民和聯邦公民明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對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李總理用一個「國民」的字眼就把它們統一起來。既然都叫做「國民」，於是乎，大家就都不分「你我他」了。唉！實在是利便的手法。

甲：說句老實話，我真沒想到公民權的問題竟是這樣複雜的一個問題。不過……，不過，李總理不是說過：即使兩地公民權條例不一樣，但是，由於大家是新聯邦的國籍，所以，大家的地位也就一樣平等。事實上是這樣嗎？

乙：在真正民主的國家里，本來公民權問題應該是很簡單的才對。可是，馬來亞仍然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英殖民主義者一向來都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所以，問題就弄得複雜化起來。目前，我國社會中存在着許多不合理的矛盾現象，是殖民主義者遺留下來的老問題，有人是喜歡問題越複雜越好的，因為越複雜，就越容易引起混亂，越混亂就越容易達到魚目混珠的目的。公民權問題也正是這樣。

在實行國會民主制的國家，公民權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只有公民，才能享有完整的政治權利，而一切有關係到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不管是重大的問題還是普通問題，只有在獲得了公民的資格之後，才有權過問的。換句話說，只有公民，才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參加競選活動，有選舉別人的權利，也有被人推選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是全國性的，不受州界的限制。例如一個檳城的公民，可以到吉隆坡參加競選，可以被推舉為國會議員。但是，按照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的辦法，新加坡公民並不能同時是聯邦的公民。因此，新加坡公民並不能像其他各州的公民一樣，擁有參加全國性的共同的政治生活的權利。他既不能到檳城去競選，也不能到新山去做政治活動。因為他不是聯邦公民，不能跟其他各州的公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所以，李光耀講星馬兩地的公民在不完全合併的情況下地位完全平等，完全一樣，這是不够老實的。

所謂星馬兩地的公民都是新聯邦的國

(轉入第四版)

【接自第三版】

合併問題一席談

民，所以法律上，憲制上的地位完全平等。這是把公民和國民兩個不同概念混淆起來的說法。李總理告訴我們說：兩地國民在地位是平等的。怎樣平等呢？他只指出兩地人民可以擁有相同的護照來作說明，可見這裏頭的平等是大有文章的，為什麼要避開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的平等，而來說擁有護照權利的平等呢？這種說法，同樣是不老實的。

甲：這樣說來，按照行動黨提倡的合併法，星馬兩地人民豈不是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區別和隔閡嗎？這樣一來，星馬兩地人民豈不是不能打成一片，更好地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嗎？

乙：事實上正是這樣，要不然行動黨所提倡的合併也不會叫做不完全的合併了。

甲：完全的合併又怎樣呢？根據吳慶瑞博士的分析，完全的合併不是會使新加坡現有公民中的半數喪失他們的公民權嗎？吳博士的這種論斷是有他的根據的，既然兩地的公民權的條例不相同，而聯合邦的公民權條例比這裏的嚴格得多。所以，星加坡完全併入聯合邦之後，按照聯合邦的公民權條件，新加坡難免有半數會喪失他們的公民權，這樣一來，新加坡公民不是吃虧太大嗎？

乙：其實，主張星馬存在着兩種公民權制度的正是行動黨自己，而不是社陣。李總理不是明明白白地說過：新加坡公民并不就是聯合邦公民，要成為聯合邦公民，就要依照聯合邦的公民權條例來申請麼？這樣做，當然新加坡就會有一半的公民會喪失他們的公民權了。

但是，社陣的主張並不是這樣，社陣主張完全合併，是以現有的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作為前提的。雖然兩地的公民權條例不同，但是，只要兩地政府願意誠懇的協商，尊重由于歷史特殊情況所造成的既成事實，通過適當的憲制安排，是能够合理解決這一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的。借口兩地公民權條例的不同抹煞掉新加坡的半數公民的民主權利，這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我想，只要星馬兩地政府有誠意，在合併後使新加坡現有的公民跟聯合邦公民一樣，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在合併後維持兩種公民權利制度呢？讓新加坡已經是公民的人成為聯合邦公民。然後，誰如果在合併後要申請成為新的馬來亞公民，就按照聯合邦的公民權條例申請，豈不是更合理嗎？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符合國家統一的精神。

借口兩地公民權條例不同而維持兩種公民權制度，實際上是要把新加坡的公民局限在一個小島上，不讓他們有機會參加全國性的民主政治生活，這就無異使新加坡的公民處於第二等公民的地位，這樣做顯然是不利於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團結。

吳博士大談星馬公民權條例不同，可是他忘記了公民權條例是人製訂出來的，並不是什麼永恒不變的東西。就算是吳博士能把一部聯合邦憲法背得滾瓜爛熟，但是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不看看歷史，不看看現實，一切都以聯邦現有的

東西作標準，那麼，還安排什麼憲制談判呢？政府還要標榜「爭取新加坡人民的合理權益」做什麼呢？處理有關兩地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和國家大事，採取書呆子的態度是不行的。

甲：原來不完全的合併是意味着新加坡人民得到的將是不完全的國會代表權，不完全平等的公民權，不完全的內部自主權，不完全的民主自由權利……。既然不完全的合併將給新加坡人民帶來這樣多不完全的東西，這怎麼能實現行動黨六月九號在安順補選前夕向人民許下的諾言——完全廢除殖民地的一切控制呢？

乙：哈哈……問得很妙，你的懷疑是完全合理的。不完全的東西，就是不完全的。要靠不完全的合併而實現完全，徹底的消滅殖民主義，當然是不可能。行動黨本來就是「不完全」（或曰不徹底）方面的老手。你看行動黨執政到現在，正是不完全實現就選諾言，不完全釋放政治犯，不完全開放言禁，不……，現在又要在華校實行不完全統一的學制麼？

甲：雖然不完全的合併只能帶來國家的不完全統一。但是，由于新加坡的具體情況不同，我想，行動黨主張我們應該擁有勞工和教育方面的自主權應該是完全正確的呢？

乙：這個問題，馬紹爾已經作過相當正確的回答，他說如果我們擁有某種自主權當然更好，不過，要完全的合併。只有完全的合併，才能保證所有人民在重大的政治權利方面的平等。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則寧可要完全的合併而不要保留自主權。

行動黨的所謂保留勞工和教育的自主權，實際上是一種遮眼法，它企圖使人們相信，行動黨的這種保留某種自主權的不完全合併，會比完全合併還要好一些。

但是，人民不是傻瓜，人民完全明白：沒有充分的國會代表權，沒有星馬完全平等的公民權，沒有參予全國性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則所謂勞工與教育的自主權能值幾分錢呢？

在統一的國家里，要求某一個行政單位享有勞工與教育的完全自主權，實際上是很難行得通的。舉一個例子來說：中央政府可以根據安全上的理由來採取行動對付某一個職工領袖，或封閉某一些工會。在這種情況之下，所謂勞工自主權就不存在了。根據同樣的理由，中央的政府也可以採取行動干預或封閉某一些華文中學。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教育自主權。根據治安理由來封閉華文中學，這是林有福右派政權做過的事。這些事實說明了一個真理：要想在一個右翼的中央政權統治之下，在個別的地方保留完全的勞工與教育自主權，不但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保留教育自主權這個問題上，李總理的言論也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

他說：按照他看來，保有教育自主權這種情形，大概會延續三十五年。這是看得很遠的先知先覺，是普通人所不敢

預卜的。但是，這樣一來，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根據這種理論，那豈不是說：國家的真正統一（新馬的完全合併）至少要三五十年後方可能實現嗎？這到底是「見機而作」呢？還是「無稽之談」？

李總理又說：聯合邦推行的達立教育報告書是很正確的，只是因為華人有誤會，所以造成一些麻煩。為了避免麻煩，所以不得不暫時保留某種教育自主權。這樣看來，行動黨倒是相當現實了。其實并不然。首先，行動黨領袖們是肯定以提倡英文至上主義的達立教育報告書是正確的，是可以「作為建國的目標」而努力奮鬥的。這個立場不但和右派的聯盟完全一致，而且，也跟馬華公會會長對達立教育報告書的推崇一模一樣。這就是說，從理論上看，行動黨是擁護達立教育報告書的。其次，以實踐上看，行動黨的領袖們都主張製造「一個民族」，而製造一個民族的工具就是學校。這就是行動黨教育政策的根本。現在新加坡華文教育界存在着種種問題——如南大不被承認，華文中學改制問題發生波折等等，無不和行動黨的教育政策這個「根本」有關。

一方面，認為達立教育報告書是正確的，可以作為建國的奮鬥目標；一方面，又認為新加坡應該留教育自主權，實行跟聯合邦不同的教育政策。一方面，要以學校為工具，加速推行「製造一個民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却主張在新加坡保留三五十年的教育自主權。這種說法，到底是認真嚴肅的考慮問題呢？還是要開人民的玩笑？

甲：如果行動黨所主張的教育與勞工自主權是徒有虛名的，那麼，真正合併的教育與勞工問題方面所面對的困難要怎樣處理呢？這樣做，會不會實現呢？

乙：不現實？現在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完全合併）不現實？歷史也實在太無情了。昨天還叫嚷着要馬上合併，認為不馬上合併，時機就永不再回的人們，今天他們卻發出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呼號：不能夠完全合併，完全的合併不實際，為什麼要這樣前後不一，朝三暮四呢？這種態度，難道是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麼？

甲：大概是行動黨的領袖們把合併問題也當作荷蘭牌來玩，才會把問題搞得這樣忽晴忽雨，莫明其妙吧？

乙：不管他們玩什麼牌，我們對人民的態度一定要老老實實。完全的合併，當然會造成一時的困難，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對於困難（特別是一時的困難），我們要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要有勇氣面對困難，想出妥善的辦法來解決困難，不要像有些人那樣，對困難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企圖迴避一時的困難，實際上却陷入永無止境的困難中，不能自拔。新馬完全合併之後，勞工與教育問題的權力落在一個右翼的中央政府手中，當然會造成一些困難，而這些困難正是現在聯合邦人民所面對着的。所以，我們應該站在全國性的立場上，來面對這些困難。不應該把這些困難看成僅僅是新加坡人民的困難，只要新馬兩地人民的利害關係一致，依靠兩地人民的團結，是完全可以克服困難，解決困難的。解決困難的前提就是充份的國會代表權，

兩地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只要人民基本的民主權利得到保證，人民就可能通過合法的途徑，促使政府採取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困難就能够得到徹底的解決。

行動黨迴避主要的民主權利不談，而去大談勞工教育的自由權利，這種方針，對解決我國人民共同面對的困難，究竟會有什麼用處呢？要知道，企圖避重就輕，投機取巧，以為有了勞工與教育自主權，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這樣見解，無異自欺欺人，並不能解決人民所面對的問題。

甲：不錯，人民所面對的問題是全國性的，企圖把這些問題局限在一個小天地里，的確是不可能，同時也是不實際的。這樣看來，不完全的合併既然不能解決問題，你是否能够簡要地說明一下，完全的合併的好處呢？

乙：我相信人們在認識了行動黨的不完全合併的缺陷之後，對於完全的合併為什麼會符合人民的利益這個問題，也就一清二楚了。

概括地說來，完全的合併對人民有利是因為：

- 一、能够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
- 二、星馬兩地的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民主權利。沒有兩種公民權，才可能鞏固國家的團結。
- 三、星馬兩地的人民享有共同的政治生活，人民的意志和願望，能够通過泛馬性的大選獲得充分的表達。
- 四、真正的合併有利於消除地方主義，沙文主義和宗派傾向，有利於實現各民族人民的真正團結。
- 五、完全合併才可能真正廢除新馬現存的人為障礙，一切政治運動和職工運動才能够在真正泛馬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 六、真正的合併才可能促進左翼運動的發展，對社會主義運動有利，總之，完全的合併既能實現，國家真正能統一，促進人民的團結，也就能够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有利于真正徹底地消滅殖民主義，爭取完全的真正獨立。

甲：合併問題的是是非非我已經談得夠多了，但是正當那一種合併主張——完全的合併與不完全的合併，真的合併與假的合併，最後總得由人民來決定才能通過實行吧？那麼，照你看，那一種方式才能最好地表達民意呢？全民投票，或是大選？

乙：照我看，表達民意的最好方式是通過大選，而不是全民投票，為了公平起見，讓我把贊成公民投票的人所提出的理由給予逐點駁斥：

一、主張全民投票的人認為合併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可以通過要與不要的答案加以解決。這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論調，合併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合併，有真合併也有假合併，有完全的合併也有不完全的合併。單單要求人民回答要與不要合併，並不能夠準確地知道，人民要的是那一種合併。

二、反對大選的人，他們的理由是在大選中會有太多的政黨參加，有太多主張要人民選擇，人民就會被弄得莫明其妙。這是把人民當作傻瓜看的觀點。持

（轉入第五版）

非洲的革命力量

小溫譯

六七十年來帝國主義在非洲的統治，給非洲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變遷，同時也掀起了非洲洶湧澎湃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非洲因襲的農業制度受到嚴重的破壞，農民成了流動工資勞動者而智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形成了一支新的隊伍，爲了剷除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從殖民地統治者的泥坑裏掙脫出來的這股新勢力，更頑強地，也更堅決地反抗他們的敵人。

殖民地事業阻撓了非洲的發展，它破壞了當地的農業和工業，並使非洲經濟畸形的發展。民族運動雖受到壓抑，但是所有非洲的人民，包括部落的酋長們都投入了反殖的鬥爭，爲了改善階級的生活，爭取集團的利益，並完成共同的愛國事業。

非洲的工人

在總人口兩萬萬的非洲人中，工人階級只佔其中一千兩百萬至一千四百萬人，他們是正逐步成長的新時代年青工人。殖民地的流動勞工制度導致兩種結果：它一方面拖延了龐大的，堅強而穩固的無產階級的成長，從而削弱工人階級運動。另一方面，它也方便了非洲工人向其他區域的受薪勞動者吸收他們的工作與生活經驗。例如在礦場、園坵、鐵道、工廠和建設地區，他們有機會遇到來自他區的移民，從彼此交換，交換經驗的過程中，他們認識了共同的敵人，同時也發現他們有着共同的願望，這就形成了目前非洲政治最強大的一股勢力。

他們參加工會組織，罷工鬥爭，成爲政黨的黨員，進行示威遊行，也在競選中投了神聖的一票。從那溶合了不同思想的城市中心，新成長的工人擴大了他們的眼界，並充份領悟到階級的利益及團結一致的重要性，同時他們也具有了民族的思想意識，原爲農民出身而後成爲政治思想的工人，他們把這種精神和新知識傳播到鄉村去，這種流動性的勞工制度提高了非洲的政治思想，也使到工農羣衆結合了起來，成爲非洲民族運動的重要基礎。

爲了保留對非洲工人的統治，並延續他們的剝削，帝國主義者實行獨裁政策，採用通過議案的方式，制定反罷工條例，利用種族歧視，破壞當地的政治與經濟。爲了排斥工人階級，當工人要求在選舉權上給予小小的讓步時，統治者却常以教育與財產資格爲藉口，處處給予爲難。工會正常的會務工作遭受破壞，政治權之喪失，只有使工人更清楚地了解政治與他們的生活，勞動的密切關係，實際生活教育了非洲工人，並激起他們起來反抗歐洲殖民地主義者，這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主義者以高壓手段逼使他們走的路線。白人的官員和顧問們支持資方而反對工人，當工人爲改善生活而鬥爭時受白人控制的報館歪曲了整個事情的真相，白人指揮下的軍警以槍彈對付罷工者，逮捕工人領袖，白人監察員管理所有監獄，能夠過堂審判的案件也由白人判決。污蔑正義，藐視人類的尊嚴，就是他們的法律。低微的工資，國家尊嚴之喪失，警棍，槍彈和監獄，成了工人普通的經驗，生活告訴他們只有通過政治鬥爭爭取國家的自由，結束白人的統治，他們的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變。工人階級是目前非洲民族運動的先驅，爲了全民的願望與利益，爲了結束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統治，工人在各地區打開了通往民族發展的道路。

非洲的中產階級

雖然目前中產階級的勢力並不很大，但他們在民族運動中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他們包括了農業界、貿易界、商界和一些運輸部門的人士，民族工業資本家，還處在萌芽狀態中，這是因爲非洲各地的工業受到帝國主義的壟斷，阻撓而不能發展。他們經常和殖民地主義者爲了爭取國內市場與經濟利益而作鬥爭，帝國主義者掌握了工業，壟斷了非洲的市場，還將非洲的原料偷運出國，然後再運回製成品賣給非洲的人民。雖然非洲人擁有生產原料品如穀類與礦物，但因爲帝國主義者享有專賣權，並控制了世界的市場，非洲人只能以低廉的價格出賣並付高價購買他們需要的製成品，由於市場上的操縱以及不平等的交易法，非洲每年損失了幾千萬元，這是非洲貧困的根源，中產階級當前的急務是如何解決這貧困的現象以及工業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的矛盾，如何發展非洲的市場。爲了國家的經濟利益他們也舉起了要求國家的獨立的旗幟，並反對殖民地主義制度。戰後中產階級是比以前更壯大了，在尼日利亞和嘉納兩地，他們除了經營農業、貿易、銀行和商業之外，交通權也移入民族資本家手中。在嘉納，法屬西非洲著名的象牙海岸，烏甘達、肯雅、丹加尼亞的資產階級也誕生了。他們的土地統一計劃，導致自由農民的興起，雖然剛果、南非聯邦，非洲中部的中產階級的產生還有困難，但新興的企業竟然越過政治和法律限制而成長起來，總的來說：中非洲，東非洲和南非洲的中產階級雖然力量還弱，但他們在民族運動中也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的政治影響也遠超過他們的經濟力量。有些地區的民族運動是由醫生、教師、律師所領導，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着萌芽的資產階級的觀點與願望。他們所以能在民族運動中起作用並影響工人階級與工會。一方面是受到帝國主義者的鼓勵，白人希望通過他們達成協議。另一方面工人還不可能形成廣泛性的界線分明的、成熟的反殖政黨。

非洲的知識份子

戰後非洲智識份子的人數是日益增多，非洲人曾經化了大量的代價爭取受教育的機會，甚至設立了學校來維護本民族的教育。

許多非洲的婦女從早忙到晚作家務，諸如洗衣、釀酒等供養他們的孩子讀書；不少學生爲了求學而作打雜的工作，有的爲了求深造而步行數百里遠的路途，許多非洲領袖們都有過這種經歷。隨着非洲智識份子的增加，文化團體也成立了。具有民族意識與立場的報紙在最近二十年來也出現了。許多地區也設立了高等教育機構，在英屬非洲如嘉納和尼日利亞兩地在這方面更有着顯著的進步。

爲了爭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也鼓勵非洲的人受高等教育，目的無非是要以非洲黑人的招牌代替白人的直接統治，並沒有有意扶助非洲文化的發展。

智識份子和工人、農民、資本家一樣受殖民地主義者的壓迫，他們經常被屈辱、嘲笑、人格不受尊重的事實，把他們和人民結合在一起，並加入反殖的鬥爭。知識份子雖然比普通人民享受更多的特權，但他們却必須服從白人統治者。善於顧慮，不果斷，沒有堅定的立場，這些顯示了知識份子的兩重性，但他們在民族運動中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所有非洲的政黨裏知識份子起着引導的作用。

非洲農民

大多數的非洲人都是農民，但七十五年來帝國主義在南非聯邦、羅得西亞、肯雅高原，以及非洲中部、東非和南非洲等地掠奪了非洲人民肥沃的土地，餘留給非洲農民的却是沼澤地帶，或缺乏水份的質地不好的瘠土，農民需要雄厚的資本和現代化的技術，並以非同凡常的勞動力才能使這些土地肥沃。不公平的價格和貸款政策，以及對穀物的限制，使農民一籌莫展。爲了購買農田工具，還人頭稅以及生活必需品，他們被逼暫時離開了家園，到白人礦場、園坵、城市裏的企業部門，成爲勞工者。結果許多農村繁重的工作都落在老人與孀婦的身上，一九五三年美國評論非洲的經濟發展的一篇報告中有這樣的記載：

「……相當高比例的農民脫離原來的農業組織而成為流動性的勞工者，這種現象爲生產額和農業的實施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性；大批勞動力的外流減低了生產的數量，同時更壓迫工人尋求受薪職業」。農民因農田之受到破壞，土地之被吞併而陷入極端窮困的境地，無形中這就成爲非洲經濟發展的障礙力，這種農業的危機，却在一定程度被流動，工資勞動制所隱蔽，正如愛爾蘭的農業危機被長期的移民現象所遮蓋。它所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農民並沒有一種獨立自覺的有組織的力量，參加到民族解放運動中。

在近三十年間，農民曾爲了反對納稅與土地的霸佔而發生過地方性的騷亂事件，但非洲從沒有像中國、中印半島、印尼、菲律賓等地那樣大規模，持久的農民暴動事件。他們集中在都市或礦業中心地，以流動性工

人的身份參加反帝反殖的鬥爭，即使生活較富裕的農民也都處在動盪不安的生活裏，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專制者重重的壓迫，共同的命運把他們和其他農民結合起來反抗白人統治，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收回土地、消除不合理的限制並發展非洲的經濟。

非洲的酋長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觀念，非洲的酋長是反動的，同時也是仇視民族運動的，他們代表封建勢力以及部落的利益，這種情形不只西非洲的酋長如此，那些被委任的酋長部屬也抱着同樣的態度，但是肯定所有酋長都是反動的這種說法，却與事實不符。從過去非洲國王與酋長們領導非洲人民反抗白人在非洲的統治這一事實看來，他們是有着他們的進步性。二十世紀的今天酋長們也與人民結合在一起反抗白人高級官員對他們的壓抑，諸如爲保衛土地，反對納稅作鬥爭。半世紀以來，白人爲了更好的延續殖民地統治，利用酋長作爲他們的傀儡，一個尼亞沙蘭的酋長在反對中非聯邦的聲明中這麼表示：我是一百九十萬人民最高的領袖，我怎能那樣愚蠢支持政府，並親眼看着自己的人民受槍彈的恐嚇，許多地區的非洲酋長也把他們的槍矛轉向帝國主義，而那些仍効忠于白人者已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再也不能充分利用他們的權利，這些酋長必須面對現實而選擇一條道路；結合人民向前邁步或與殖民主義者同船滅亡。目前雖然還有一些酋長願意繼續爲殖民主義者服務，有些甚至企圖阻撓前進勢力的發展，但強大的民族運動將削弱他們的力量，如最近幾內亞和嘉納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主義者在非洲的統治逼得非洲人民走頭無路，無產階級的不滿，農業之被摧殘中產階級之被束縛，知識份子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都引起不滿的情緒，到處都一樣生活毫無保障，面對着共同的敵人，所有進步的勢力相信只有大家團結一致，才能擊敗敵人。効忠本部落的這種觀念已不復存在了。廣大人民都集中于城市；礦場中心，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各階層組織的成立，這些事實消除了部族與部族間的隔閡，因爲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的願望而結合了起來，大家肩負起民族獨立運動的使命，全非洲人民都認識到只有消滅殖民主義者才能免除個人與民族所受的屈辱，他們才能發展自己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任何對非洲人民不利的打擊與壓抑只有更激怒他們，堅決的向白人爭取更大的權力，他們絕對不向白人讓步，同時，他們對獨立事業是充滿信心的。

歷史是不會倒退的，二十世紀的今天，非洲人民再也不容許白人殘暴的野蠻的統治事件重演，他們是堅決的站起來了。

乙：這是一種陰毒的手段，我相信行動黨的領袖大概還不至於這樣卑鄙，竟然敢於公開地愚弄人民吧？要嗎就要提出贊成完全合併還是反對合併的合併，或者是贊成行動黨主張的合併還是反對行動黨主張的合併。只有這種提法才符合客觀事實，才能明確地回答問題，如果行動黨真的用籠統的提法來混亂進行公民投票，那就是要存心欺騙人民，混淆人民的視聽，蓄意要誤導人民去做違反他們意志的判斷，這不但是罪大惡極，而且是罪無可恕哩！

甲：對於合併問題，除了官方的宣傳震耳欲聾之外，民間似乎還沒有什麼反應呢！

乙：現在就來個熱烈反應吧？我看事關人民切身利益和未來的幸福，人民是一定不會被動的。……

尾聲：時間近深夜，大街上一切又恢復了平靜，茶店老板正在安排打烊。這兩個交談多時的朋友終於懷着留念不捨的情懷，踏着穩健的步伐，逐漸消失在醉人的月色里。【完】

（接自第四版）

合併問題一席談

有這種觀點的人，他們忘記了在上次大選中自己是怎樣被中選的。人民是傻瓜嗎？不是！上一次的大選就是很好的証明。

三、贊成公民投票的人說，大選並不能準確地知道人民要不要合併，而公民投票只是單獨在合併問題上讓人民作決定。這種觀念不是對人民沒有信心，就是把合併的主張跟政黨的政綱對立起來看。好像黨的信譽和政綱是一回事，而該黨對合併的主張又是另一回事一樣。這種見解，顯然是錯誤的，可以預見到的是，在大選中各政黨對合併問題的主張將佔據政綱的首要地位，人民在選舉政黨的同時，也就對某一政黨的合併政策，以及它是否能夠勝任愉快地推行這

一政策作了判斷。由此可見，說大選後能夠準確地知道人民要不要合併是無稽的。

行動黨執政兩年，新加坡的政治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現在的行動黨是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人民對行動黨不滿，民意趨向的改變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在這種根本改變了的政治局局面下，表達民意的最好辦法，除大選之外，就沒有其他更好的適當辦法了。只有通過大選，才能夠明確知道人民是擁護那一種合併而又反對那一種合併的。

有人喜歡籠統的公民投票，要人民在合併的問題決定要與不要，分明就是要魚目混珠。不敢面對選民的具體表現，對人民是否繼續支持自己完全沒有信心，又想要繼續攪下去，利用人民委託

的名譽來搞一黨包辦的合併，這不僅是不民主，而且是大大不負責任。

甲：現在有許多政黨都怕面對人民，不敢接受大選，讓人民作一個正式的判決，那麼，行動黨以執政黨的地位，堅持實行公民投票，情形又將如何呢？

乙：不管什麼形式的民意測驗，人民將是最後的判決人，只要人民能夠廣泛深入地研究和比較兩種不同的合併那一種對人民更有利，人民一定會作出正確的決定的，所以，問題是在於行動黨是否講究信用，讓人民對合併問題有廣泛討論與研究的機會。如果行動黨堅持一黨包辦的搞法，竊佔宣傳機關，壓制言論自由，民意的表達當然會遭受到一定的困難。不過，無論如何，真理是不會磨滅的，人民的正確主張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

甲：如果行動黨在舉行的公民投票中，只是指明贊成還是反對合併，人民不是困難作決定嗎？因爲既然有各種各樣的合併，單單要人民說一句贊成還是反對，要還是不要，不是會引起混亂與誤會嗎？

針對即將出現第三個政黨 汶人民黨發表文告。呼籲黨員提高警惕 切勿被投機份子所利用

這幾年來，汶萊政壇非常活躍，汶萊第三個政黨將進行註冊。為此汶萊人民黨宣教處特發出一則文告，呼籲黨員提高警惕，切勿被投機份子所利用；團結在人民黨的旗幟下向着自由獨立的大道邁進，該文告譯文如下：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總部常務委員會宣教處致全體黨員及其領導人備忘錄，要求汶萊全國各角落的同志們，面對政治立場認清應做的事情，無疑的就是黨的完整和集體的團結及鞏固黨的根基，為了做到這點，必須提高警惕，不准破壞份子及投機政客滲透入黨的組織，進行破壞黨的團結。

基於此，我們呼籲人民黨黨員及領導，更努力搞好黨的工作，團結所有的進步力量，鞏固我們革命的隊伍，手牽手向着獨立民主的汶萊前進，特別是整個北加里曼丹。

此時的政治局勢正適宜本邦，凡是人民黨黨員在此刻更加有信心。同時要有忍耐性，我們的警惕與關心是由於我們知道有一個政治單位即將在汶萊出現，根據與此有關的消息告訴我們，此政治單位將命名為汶萊×××，其領導人為一些投機主義者及一些過去被認為極端反對獨立者，關於此事，我們提醒人民黨黨員及其領導人及人民羣眾不要積極地給與支持與同情，更不要加入

它，我們感到懷疑因為如果由投機主義者領導，它將會把人民當做政治工具及牛馬加以驅使。

無論如何，目前汶萊人民是不能再受愚騙的，更不必說要以孩童看待，如十四世紀那樣。

汶萊人民在此衛星和太空時代，已學會認識辨別出「寶石和石頭」，換句話說，即汶萊人民現在已經能一個個地加以分別：誰是真正的人，誰是真正的領導者；誰是烏龜領導人及投機主義者的領導人。

「廣泛的民族主義者萬歲！」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古晉支部 舉行中秋聯歡晚會以資聯絡黨員感情

大會主席劉意禮致詞重申反對五邦合併

秘書長楊國斯抨擊國統黨支持五邦合併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古晉支部市區委員會，為進一步地聯絡黨員的感情，加強黨的組織力量，特於中秋佳節舉行一聯歡晚會。出席該晚會的黨員及市民大約二千名左右，盛況熱烈。

在七時半，聯歡晚會開始，首先由大會主席劉意禮致詞：

他說：今晚是中秋佳節，我們黨市區組織乘這機會舉行聯歡，以資聯絡全體同志，搞好同志間的團結，加強黨的組織力量。

他說：同志們，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艱巨而有意義的形勢的迅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更艱苦的新任務，要同志們付出更大的勇氣，為結束殖民主義而努力！

他說：古晉市是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們的一舉一動正影響着各地黨組織，因此，對於搞好市區黨務是極其迫切的任務，將近兩個月的市區整頓工作，已使市區組織基礎大大地鞏固了。為了加強對市區黨員的團結和教育工作，以鞏固力量，黨今後將考慮更全面地深入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更好的為人民羣眾做事。

他說：一般家庭婦女參加社會工作的，目前還不很普遍，這股潛在的力量沒有適當的發動起來，對一個人民的政黨來說，是相當大的損失，黨對這現實的問題將給予關懷，今後有必要針對組織婦女和教育婦女展開各項活動，以配合黨發展形勢的需要。

他說，黨成立三週年即將來臨，市區同志們需要做好動員羣眾工作的思想準備，因為這個任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而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殖民運動的大檢閱，我們必須把廣大人民的積極性發動起來，鼓勵每位同志參加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大家共同負起這光榮的任務。到時，城市的工友，小販，商人，民族兄弟，大家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發揮同志們的智慧，為黨為人民服務。盼望同志們從今天起就做好一切準備。

在談到國際形勢和馬來亞總理東姑提出的五邦合併計劃時，他指出：在全世界和平力量空前壯大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所有人民起來反抗殖民主義的今天，即使殘餘的

殖民主義勢力受到最嚴重的危機。

他說，在這種有利于各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形勢下，馬來亞總理東姑在今年五月廿七日提出了五邦大合併的一大馬來西亞計劃，東姑是非常熱中于這個計劃，並且是不遺餘力地大鼓吹這個計劃，到底東姑為甚麼這樣賣力地推行五邦大合併呢？而且是非常急切想實現五邦大合併呢？

他指出，東姑計劃裏的五邦是包括英國勢力範圍的馬來亞，星加坡，沙拉越，汶萊及北婆。如果照東姑對五邦大合併的計劃，把北婆三邦當作是馬來亞右派統治集體的三個州的附屬地位。那麼大合併的根本目的是照顧殖民主義者在五邦的利益，這剛好與人民為結束殖民主義的鬥爭相違背，他說馬來亞左派力量，在經歷好幾次的重大摧殘下，這是飛快發展，這就大大威脅了東姑的政權。星加坡在一九六三年將要與英國舉行憲制談判以及李光耀政府目前面臨倒台的危機也是殖民主義者非常痛心的。再來北婆三邦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使某些人無法阻止反殖的動向，因而，使他們不得不通過在東姑提出五邦大合併計劃來挽回其嚴重局面。

他指出，五邦合併如果能够在人民有充份自由民主的權利下完成，它該是五邦人民的政治理想，五邦人民一定歡迎這種合併。但是，沙拉越某些政客贊同東姑的合併計劃，無非是在替某些人解圍，他們一面想把北婆三邦附屬到馬來亞，把三邦當着三個州去聽東姑的使喚，把三邦從殖民主義者的手中轉移到殖民主義者的同路人的手中，由東姑替殖民主義者看管三邦，這與殖民主義的直接統治到底有甚麼分別呢？

沙拉越人民是不會相信右派集團的花樣，我們聯合黨已明確地表明，殖民地人民要達到真正的民族獨立，必須通過全民的大團結去與殖民主義鬥爭，任何改良主義。作法是行不通的。

東姑的大合併計劃將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使人民看不到藏在東姑後面真正主謀者。

同志們，我們應該認清事實，沒有人民

的反殖鬥爭，沒有把殖民主義消滅，殖民地的人民是不會得到真正的獨立自主的。

劉意禮的致詞博得熱烈的掌聲。繼之發言的有聯合黨秘書長楊國斯，他說：我們不能接受使沙拉越成為馬來聯邦一個州的建議。這是等於把沙拉越變為馬來亞的附庸，再者，這個建議會破壞我們創建沙拉越國的努力，所有我們灌輸給人民以效忠沙拉越的思想和沙拉越意識的努力盡將化為烏有。」

「在我們黨章中規定每個申請黨員者都宣佈沙拉越是他的家鄉和效忠對象。在成為馬來聯邦的一州後，這個宣言就要取消，因為馬來亞就成了我們的效忠對象而不是沙拉越了。我們的人民會接受嗎？我說不會！」

「國統黨曾經公開宣佈它支持東姑的建議使沙拉越變成馬來聯邦的一州。他們自稱代表砂拉越人民說話，我說他們不能。讓我們把它弄清吧，讓我們對這件事來做普選，

（接第一版）

行動黨眾叛親離是誰之過？

証明為忠實可靠的幹部。由於他們對行動黨作過重大的貢獻和忠心耿耿，因此，他們退出行動黨的消息公佈後，不免轟動一時，叫人大吃一驚。

這批退黨份子既是由李光耀集團通過嚴格有效的方法，一再攻訐，再三鑑定，然後委以重任的非共幹部，為什麼會紛紛唾棄李光耀集團，輕易「跟共產黨走」呢？「共產黨反對合併，他們又何必丟官棄職，而且甘冒套上紅帽子的危險去反對合併呢？他們又何必害怕內部治安權落在中央政府手中呢？難道離開行動黨，與所謂「跟共產黨走」合併，他們的安全會有保障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行動黨分裂呢？答曰：行動黨領導層死命向右跑，抵死不肯反殖民主義：驕傲自大，蠻橫獨斷，心懷鬼胎，詭計多端也！

李總理告訴我們，林清祥等人雖然在出獄聲明中，表示支持行動黨，而且還對馬共的錯誤加以譴責，可是，即使是這樣，他對林清祥等人還不放心，故意把林清祥調到財

讓我們從人民中得到意旨。我們說我們不成為馬來亞的一州，我們將要在獨立之後基於平等的地位討論關於和馬來亞聯盟或邦聯的形式。我們要人民自己決定我們的命運。

假如國統黨能像我們一樣得到人民的信仰，他們應該接受這個挑戰。」

「為了估價人民的意見，下屆普選的選舉權應該擴充到包括所有的成年人，好像以前一樣只讓屋主擁有選舉權是不合理和不民主的。憲法一定要修改以便人民對砂拉越的將來和沙拉越事務有真正的發言權。」

「我們最終目標是達至沙拉越的獨立，我們要真的獨立而不是名義上的獨立而已。」

楊國斯的演講完畢後，在會上講話的還有該黨古晉支部財政何和琳，他指出了新教育法案的實質，並且，也指出在政治得不到解決前，教育上的不平等待遇是根本不可能解決的。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楊柱中，吳金雪以及婦人林寶琴，林宏安等分別以潮語，閩語發言，其中尤以林寶琴最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給人以最深印象。

演說後，便開始了餘興節目，雙獅舞動拉開了序幕，接着便演出了笑劇，集體舞及詩歌朗誦等。

政部去當政治秘書；不發公民權予方水雙等人；也不容許他們成為行動黨的幹部黨員。試想，一方面要求別人跟自己走，另一方面又不給予公民權和當幹部黨員（人民不會忘記，這些人是行動黨的發起人和曾經是中央委員哩）！尤其為人所不齒的是，居然存心切斷林清祥與羣眾的聯系，還美其名為給他高官做。虧得林清祥在別人的百般排斥，刁難之下，還能顧全大局，委曲求全，與對方合作下去。而且在王永元事件與芳林補選戰發生時，李光耀因面對黨內外造反，情勢危急，林清祥仍然為了團結一致，在反殖民主義的大原則，不惜冒喪失個人威信的危險去協助行動黨。一直到李光耀集團至死不悟，拚命向右，才被追迫道揚棄。要是李光耀換作林清祥，看來早已拔刀相向了，那里會到如今才分手呢？

對同志採取兩面三刀的態度，合作時就傾軋排斥，百般刁難；分手後又落井下石，嚴言相向，那就難怪會與自己一同跟共產黨作過競爭的巴尼要含憤地離開了。寄語李光耀集團，倘不盡早糾正政策，改變作風，到頭來，難免剩下孤家寡人。